

米兰·昆德拉轰动全球的最新著作

本性。

NATURAL CHARACTER

◆ 米兰·昆德拉 著



人类究竟应当怎样保持自己本性的完整？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本性

◆ 米兰·昆德拉 著

I565.1
1154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R479/07

本 性

著 者	米兰·昆德拉
译 者	张玲 汤睿
责任编辑	乌思奇
装帧设计	兰兰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	内蒙古农牧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00
字 数	200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一版 1999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80506—720—1/I·320

定 价: 15.00 元

内容介绍

在有些情形下，我们会一时认不出在我们身边的那个人，这时候他的本性被抹去，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怀疑起自己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这也会发生在—对夫妇之间——事实上，首先是在夫妇之间，因为情侣们尤其担心“看不见”自己的爱人。

在阐述这一意味深长的时刻时富于变化，米兰·昆德拉以惊人的聪慧把这种情形——以及由它引起的难以言明的惊慌感——变成了他的这篇新小说的结构。在这里，简洁与强烈和

谐地融为一体，一个迷惑的时刻标志着一次迷宫般的旅行的开始。读者会在旅行中不时穿过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边界、发生在外部世界的事情与寂寞时内心世界的想法之间的边界。

在所有当代的作家中，只有昆德拉才能把一种如此隐秘、如此令人不知所措的感觉转化为一篇小说的素材。这是他最杰出、最精心、最具启发性的小说之一。出乎意料地，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爱情故事。

作者介绍

法籍捷克斯洛伐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出生于布尔诺，在他的第二故乡法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的作品包括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华尔兹》、《关于笑声和遗忘的书》、《不堪忍受的生命亮点》、《不朽》以及短篇小说集《有趣的爱》。这些都是用捷克语写成的。与他以前的两部非小说作品《小说的艺术》和《被泄漏的遗嘱》一样，他最近的小说作品《迟缓》与《本性》都是用法语写成的。

译者序

一个捷克人去申请移民签证。移民官员问他：

“你准备到哪儿去？”

“哪儿都可以。”

移民官员给了他一个地球仪：

“自己选吧。”

他慢慢地转着地球仪，仔细地看了看，然后问：

“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最后，他到了法国，并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这个捷克人，就是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非常丰富，其中著名的有用捷克语写作的《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华尔兹》、《关于笑声和遗忘的书》、《不堪忍受的生命亮点》、《不朽》，以及短篇小说选集《有趣的爱》，以及用法语写作的《小说的艺术》、《被泄露的遗嘱》、《迟缓》和《本性》。

《本性》是昆德拉于 1996 年秋在法国完成的。小说的人物非常简单，实际上只有两个，尚塔尔和让-马克，一对恋爱了多年的情人。他们沉浸在幸福之中，从来没有想到过分手，但是，在后来，某些想象闯入了他们的生活。

使尚塔尔烦恼的想象发生在诺曼底一个小

镇的海滩上，在那儿，她所看到的男人全都带着孩子。于是，她断定，男人们全都爸爸化了，全都成了爸爸，而不是父亲。她突然想到，如果自己从其中一个爸爸的身边走过，这个男人会不会回头看她呢？她认为不会。她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男人再也不会回头看她的世界中。她把这个念头告诉了让一马克，并努力说得轻松一些，然而，使她吃惊的是，她在自己的声音中听出了痛苦的忧郁。

让一马克也听出了痛苦和忧郁，但是，他没有时间去嫉妒，因为，他自己的想象也在使他烦恼不已。当他在海滩上寻找尚塔尔时，他突然把另一个女人误作了她——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怎么会这样呢？他怎么会认不出他的至爱，他的唯一呢？当他在旅馆中看到尚塔尔

时,她看上去也不再象她了——她的脸色非常苍老,她的眼神非常冷淡,她的表情形同路人。

后来,马克做了一个梦,梦见尚塔尔长着一张陌生而令人讨厌的脸。然而,她并不是另外一个人;她就是尚塔尔,他的尚塔尔——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只是,他的尚塔尔长着一个陌生人的脸。即使在他醒着的时候,他也能明显地感觉到,尚塔尔的社会自我并不等于他的所爱。这种恐惧令他非常难以承受。

实际上,使他感到恐惧的,并不是他会失去尚塔尔,而是他再也不能把她和别的女人区别开来了:她就象别的任何人一样,对他并不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主题上,昆德拉无意中与普鲁斯特走到了一起。

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逝水流年》中,也

描述了主人公查理·斯万的一种苦闷的爱。查理·斯万热恋着奥黛特·德·克雷西，但是，突然之间，热恋的情人却变得模糊了，无足轻重了，他几乎不能从相片上认出她来，几乎不能把她的容貌与他的痛苦联系起来——就象突然看到一张没有任何说明的 X 光照片一样，尽管它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的病情，但我们却发现，它与我们所承受的痛苦没有一点联系。

昆德拉甚至以一种比普鲁斯特更令人惊讶的方式，把爱情与死亡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总是谈论两者之间存在的“非常模糊的”相似之处，而是因为，它迫使我们进一步对“个性之谜”，对“本性之谜”，提出进一步的质问：我们所爱的，到底是谁？沉浮于爱情中的我们，到底是谁？

“我问自己，谁在梦想？谁梦想了这个故事？谁设想了它？是她？是他？还是他们两者？或者只是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想象？”昆德拉也在向我们要求答案。

尽管，昆德拉从来不擅长于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详尽地描述人物动荡起伏的心理，但是，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却难免有过于空洞之感，而不是象他早期的大多数作品那样：抽象中蕴藏着立体，空灵中饱含着血肉。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的想象就是一切，而别的任何东西，包括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身体，他们的从前，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住所，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衣着，作者多是一笔带过，有时，甚至连一笔也嫌多余。尚塔尔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夭折了，而这就是这个孩子的全部：一个夭折

了的孩子——与小说中的其他任何人一样简单。也许，这是因为昆德拉放弃了他的母语——捷克语。他的前一部小说《迟缓》，也是用法语写作的，也显得有些空洞。不过，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昆德拉在刻意追求一种简洁质朴的，不加修饰的风格，就象他在小说中不惜大量采用一些流于俗套的比喻一样。

不管怎样，在所有当代的作家中，只有昆德拉才能把一种如此隐秘，如此令人不知所措的感觉转化为一篇小说的素材。这是他最杰出、最精心、最具启发性的小说之一。出乎意料地，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爱情故事。

译者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1

诺曼底海滩边小镇上的一个旅馆，这是他们在旅游指南上找到的。星期五晚上，尚塔尔来到这家旅馆，准备单独在这儿住一个晚上。星期六的中午，让·马克就会过来陪她。尚塔尔把她的皮制小旅行包留在房间里，就出去散步了。从那些并不熟悉的街上回来，她走进了那家旅馆的餐厅。墙上的挂钟已指向七点半了，可餐厅中仍然空无一人。她找了张桌子坐下来，等待着有人能注意到她的存在，大厅的另一端，厨房的门边，两个女侍者正在专注而热烈地讨论着什么。由于不想提高自己的声

她找了张桌子坐
下来，等待着有人能
注意到她的存在

调，尚塔尔站起来，穿过大厅，在她们身边停了下来。但可能因为她们太专注于她们的话题了，谁也没有发现尚塔尔的到来。只听其中一个说：“我告诉你，这件事已经过了十年了，我认识他们。太可怕了！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一点儿都没有。这件事还上了电视。”另一个问：“那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来，这正是它的可怕之处。”“是谋杀吗？”“他们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可并没有发现尸体。”“那么应该是绑架喽？”“但会是谁干的呢？而又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既不是一名富翁，又不是什么要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因此上了电视。真是令人心碎，不是吗？”

终于，她注意到了站在身旁的尚塔尔：

“你知道电视台播的那个关于失踪者的节目吗？那个节目的名称是‘在视线中消失’。”

“嗯，我知道。”尚塔尔回答。

“也许您看过发生在波德家的事。他们原来住在这儿。”

“是的，那的确是太可怕了。”尚塔尔说。她不知道该如何把话题从这个悲剧转到那至今还无法确定的晚餐上来。

“您需要一份晚餐，是吗？”终于，另一个女侍者问道。

“是的。”

“我去找领班，您请先就坐吧。”

她的同伴仍然意犹未尽：“你能想象吗？一个你爱的人突然失踪了。而你，甚至不知道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简直会让人精神

一个人怎么可能避开所
有人的视线而不留一点痕迹
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呢？

崩溃！”

尚塔尔回到桌边。五分钟后，那位领班过来了。她点了一份冷餐，就那么简单，她不喜欢一个人吃饭，啊，她多么恨独自一个坐着吃饭！

她把盘中的火腿切成薄片。但她那被两个女侍者激起的情绪却仍无法平静下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监视，并被记录下来。在百货商场购物时，摄像机的镜头注视着；在大街上，人们熙来攘往，不断拥挤着你；在一个人做爱后的第二天甚至不能逃脱民意调查者的追问。（“你在哪儿做爱？”“一星期几次？”“是否使用避孕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还怎么可能避开所有人的视线而不留一点痕迹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呢？是的，她